

「愛紅」為何是病：寶玉「愛紅」意義探究

陳彥君*

摘要

在《紅樓夢》第十九回中，作者曾借襲人勸戒寶玉之口提到他有「愛紅的毛病」，若從字面上來看，這似乎是在指寶玉對紅色的喜好，但喜好又為何會被稱之為「病」呢？在此回中，對於此毛病的討論最終聚焦在「女兒」身上，指的是寶玉癡迷女兒及與女兒相關事物的行為。這看似只是一段小插曲，但若是放在全書範圍下檢視，實可視為全書的重要拼圖之一，正如學者周汝昌認為「紅」為紅樓夢文化三綱之一，「紅」在《紅樓夢》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從顏色的文化意義上來看，紅色在中國傳統儒家及滿族文化中，皆含有代表「貴」的正統皇權意義，是寶玉「正邪兩賦」性格中「正氣」的體現。但在寶玉整體性格的表現中，展現最多的並非是「正氣」的部分，而是他耽溺於「紅塵中的榮華富貴」以及著迷於紅顏女兒、富貴風流等等受到「邪氣」影響的行為。而寶玉「愛紅」這般「原非大觀」的執著，最後也必以失去告終，才能完滿「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結局，使褊狹的「愛紅」走向宗教之路，最終歸於撒手放下的廣闊「紅塵」意義。這或許才是作者特意將「愛紅的毛病兒」從寶玉眾多毛病中特意明確點出的意義所在。

關鍵詞：紅樓夢、意淫、賈寶玉、愛紅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

一、前言

「顏色」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存在不同的意義，例如：在臺灣文化傳統中，「白色」是代表喪事的顏色；但在日本文化中，婚禮中的新娘服「白無垢」卻也是以白色為基調。英國人霍克斯（David Hawkes, 1923-2009）在翻譯《紅樓夢》時，對書中的顏色詞翻譯選用的詞彙也可見到顏色在文化上的差異，例如：其翻譯中最有趣的就是寶玉在大觀園中的居所「怡紅院」，他將之翻譯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¹翻譯除了是語言的轉換外，細心的譯者還會特別經過文化的調整，以便外國讀者閱讀、理解，霍克斯不翻「紅」卻翻成「綠」，可見其中必有一些文化因素存在，頗耐人尋味。但無論《紅樓夢》的外文版本翻譯如何調整，不可否認的是「紅色」在《紅樓夢》原文故事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如學者周汝昌即認為「紅」為紅樓夢文化三綱之一，且「紅」在中華人的審美中更是世界上最美的顏色。²

在《紅樓夢》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中，曾借襲人勸戒寶玉之口，提到寶玉有個「愛紅的毛病」：

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³

「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及「愛紅的毛病兒」之間有「與」字相連，而「與」字代表前後兩件事應是並列關係，因此「愛紅的毛病」應非如很多人所以為的：就是指「吃人嘴上擦的胭脂」這件事。那麼，「愛紅的毛病」具體是指什麼樣的毛病呢？若從字面上來看，「愛紅」似乎是指對紅色的喜好，但是對顏色的喜好為何會被襲人稱之為「毛病」呢？可見在此處所指的寶玉「愛紅的毛病」應有更多值得深究的意義存在。

¹ Cao Xueqin,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Chinese Novel in Five Volumes, Vol. 1: The Golden Day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p. 364.

² 周汝昌：《紅樓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9月），頁8-12。

³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4月），頁306-307。

本文將以《紅樓夢》第十九回中襲人對寶玉的箴言出發，先釐清此回中所指的「愛紅的毛病」有何具體意義，再試著擴大範圍至《紅樓夢》全書的角度來探究寶玉「愛紅的毛病」在整體故事中的意義。

二、第十九回「愛紅」本意的思考論析

(一) 箴言起因：贖身之論

在第十九回中，襲人箴言勸寶玉前，《紅樓夢》有這樣一段對於襲人內心想法的描寫：

如今且說襲人自幼兒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料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⁴

由此段可知襲人是因「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才出言勸寶玉，這是襲人對寶玉的機會教育，脂批在此處褒獎襲人是「不獨解語，亦且有智。」⁵既然是機會教育，且寶玉「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那麼會在箴言中被特別提點出來的「愛紅毛病」應該多少也與此次偶然作為機會教育的事件有關，才會導致襲人有此「贖身之論」。

在第十九回前半部份，寶玉受邀到寧國府看戲，半途與茗烟一同悄悄溜出門，此時他想起了被母親接回花家的襲人，就悄悄跑到襲人家裡作客。襲人驚嚇之餘不敢多留寶玉，讓他稍坐一會兒就陪著他回賈府了。回到怡紅院後，趁著沒人注意，寶玉問起了在襲人家中的見聞：

一面見眾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贊嘆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麼？」

⁴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05。

⁵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年 10 月），頁 374。

我知道你心裏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裏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很，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才往你們家來。」⁶

明事理的襲人向來是絕對謹守尊卑身份的，所以她對寶玉所說的「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很，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的第一反應就是認為，她的兩姨妹子若是進到賈府來，必定是來「當奴才」的。即使寶玉在後續對話中試圖解釋：「我說往咱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的反應也是斬釘截鐵地：「那也搬配不上」，因為襲人知道，即使未來自己真正成為寶玉的妾，也依舊是奴才的身分，寶玉和她之間不會是「坐轎子進家門」、明媒正娶的關係，因此襲人娘家的親人也並不會和寶玉產生親屬關係，此類型關係最典型的實例就是《紅樓夢》中趙姨娘的哥哥趙國基，所以襲人才會說自己的親戚「搬配不上」寶玉。也因為註定永遠都只會是「奴才」身分，也才會引出之後的「贖身」說法。此外，襲人是自小被家裡賣到賈家為奴的，且在寶玉此次來到花家作客之前，襲人又恰好在與家人爭執「贖身」的事，可見她此處之所以會特別提到「奴才命」、「贖身」等言論，應該也是正好承接與家人的爭執而來，那麼就能理解她為何會順勢提到「贖身之論」。

（二）箴言勸戒：愛紅的毛病兒

了解襲人箴言勸戒的緣由後，再仔細閱讀寶玉與襲人的對話，可以注意到寶玉見四下無人時，第一件向襲人開口關心的事情就是：「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且對照前文內容可以發現，在第十九回中關於「紅」的討論也正是自此而始。因此，從十九回的脈絡推敲，襲人之所以會特別指出寶玉「愛紅的毛病兒」，應與寶玉在此段對話中第一關心的事——「穿紅的女孩兒」有密切的關係。

對於一個初次到訪的地方，寶玉最關心的竟不是現場忙著招待他的襲人母親和哥哥花自芳等人，卻是對這些害羞低頭、且可能說不上幾句話的女孩兒投予關注，的確是很值得注意的行為。雖說可能是因為寶玉對襲人的母親與哥哥已具有一定的熟悉度，所以才會對陌生女孩特別關注、好奇，但寶玉在找到機會私下與襲人相處時，明明可以選擇先以襲人的母親或哥哥作為話題開頭，但寶玉卻仍將女孩的話題作為第一件開口詢問的事，就代表了花家這些初次見面的未婚女孩

⁶ 清·曹雪芹、高鹗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303。

顯然佔據了寶玉第一關心的重點。而年少青春的女兒一向容易得到寶玉關注，脂批就在此處評說：「若是過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寶玉，亦非石頭記矣。」⁷，且寶玉向來只認同特定的未婚女兒，所以歐麗娟才會認為他有所謂的「女性價值毀滅三部曲」⁸。另一方面，在寶玉前往襲人家拜訪前，襲人之母正好「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侄女兒來家，正吃果茶。」⁹因此寶玉進入房中時，應是同時見到許多位女孩，卻在事後獨獨關心那位「穿紅的」，可見「穿紅的」是特別吸引他注意的重要特徵。在十九回寶玉對襲人的兩姨妹子穿紅的反應是：「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也就是說「穿紅的」在寶玉此處的語境中，是正面的、稱讚的意思，而此處襲人的兩姨妹子們就是被寶玉認同的女兒。

由以上線索作為基礎，就可以發現「愛紅」其實是襲人承接著寶玉所提出的「穿紅的」話題而來，再對照寶玉對女兒向來的特殊關注，也因此能夠合理推論「愛」指的應該是寶玉特別關注、詢問的行為，而「紅」就會是指寶玉關心的重點「女孩兒」。因此綜合來說，第十九回寶玉「愛紅的毛病」所指的就是寶玉「將女兒作為第一關注點」的壞習慣。而若是與前一句箴言提到的「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並列討論的話，甚至可以把寶玉對「與女兒相關的事物」的關注也涵蓋在「愛紅」的「紅」範圍中。

那麼為何襲人會在寶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中特意點出愛紅的毛病呢？在《紅樓夢》第三回中即提到，襲人自小被賈母派給寶玉時「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心中著實憂鬱。」¹⁰可知襲人既比寶玉年長，又被賈母委以重任，在長期的陪伴下恐怕沒有人比她更了解寶玉各種無法用言語說清楚、道明白的小毛病了。而由前後章回內容推算，在十九回中的寶玉約十二、三歲，而襲人至少已經十八歲，從一剛開始服侍時到此期間襲人心中念茲在茲的也是勸諫寶玉，這在《紅樓夢》全書各處也多有表現出她苦口婆心地規勸。而在第十九回中，襲人對寶玉提出的規勸與要求總共有六件：¹¹

⁷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65。

⁸ 出自歐麗娟：《大觀紅樓·母神卷》（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年 9 月），頁 7。歐麗娟認為《紅樓夢》中「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一段構成了「女性價值毀滅三部曲」。原文引自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20。

⁹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99。

¹⁰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5。

¹¹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06。

1. 再不說「你們同守著我……等我化成輕煙」這樣的胡話、狠話
2. 至少在老爺面前要做出愛讀書的樣子，不再說毀謗讀書人的混話
3. 不可毀僧謗道
4. 不可再調弄脂粉
5. 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
6. 改掉愛紅的毛病兒

從襲人當下立即脫口而出的這六件事情可知，這些是寶玉長久以來許多非正道的行為中，她認為最最需要改進的，否則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馬上清楚簡要地提出。在這些規勸中，前三件是關乎讀書、品行的事，可見寶玉平時並不正經理會這些與追求學問有關的事；而後三件則都是關乎寶玉對女子的關注，或是他對與女子有關事物的關心，這些顯然才是寶玉平時花費時間、精力的所在。後者這三件事都是寶玉「正邪兩賦」天性中受到「邪氣」影響的部分，「邪氣」使得寶玉與生俱來的正氣因此受到牽制且駁雜不純，以致於偏斜失衡，耽溺於溫柔鄉中，偏離了大仁者的正軌。¹²此外，寶釵在第五十六回中即有提到：「學問中便是正事」，¹³而襲人與寶釵在處事上有許多相似態度及觀點，從剛開始交往認識時寶釵即說襲人「言語志量深可敬愛」¹⁴，而在第八回的脂批中也有提到「襲乃釵副」，此處襲人欲勸之事也正好與寶釵對學問的觀點可以遙相對照。也就是說對，襲人認為寶玉所痴迷耽溺的這些事並非正事，因此她提出的六條箴言看似可以分成沒有關聯的兩個部分，但其實隱隱都是在勸寶玉向「正氣」的一方靠攏，煞費苦心。

在第十九回中，最後襲人以「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來總結對寶玉的勸諫，脂硯齋對她此話的評價是：「總包括盡矣。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矣，不獨冗冗為兒女之分也。」¹⁵歐麗娟認為，脂硯齋此處之所以會稱襲人為「大」，正是因為襲人的解語中有歸引入正的苦心。¹⁶即使襲人知道寶玉「每欲勸時，料不能聽」，但仍在一遍又一遍苦心的勸諫中，希望能潛移默化影響寶玉朝向「正邪兩賦」性格中「正」的一方靠攏。然而，就寶玉在第十九回之後故事情節中的種種行為與反應來看，顯然收效甚微。

¹²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0月），頁82。

¹³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869。

¹⁴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327。

¹⁵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378。

¹⁶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頁353。

(三) 箴言餘緒：反覆出現的「紅」

同樣在第十九回中，對於寶玉「調弄脂粉」、「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及「愛紅的毛病兒」三者其實還有餘緒。在襲人勸完寶玉後，第十九回的後半部分是寶玉前往黛玉房中探望她的日常相處描寫。當時兩人一同躺在床上聊天，黛玉敏銳地注意到寶玉臉上的紅色污漬：

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搵上了一點兒。」說著，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朵裏，又該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¹⁷

從黛玉所言「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你又幹這些事了。」中連續的「又」字可知，寶玉平常肯定時常與丫鬟玩鬧、淘漉胭脂，黛玉也習以為常。脂批認為黛玉此段說的話「又是勸戒語。」¹⁸且針對於黛玉「幹也罷了」一句，脂批則評說：「一轉極細，這方是顰卿，不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切。」¹⁹此處說的「別人」應是指在第十九回前半部分一直苦苦講痴勸的襲人。由脂硯齋的評語可見，第十九回中的黛玉與襲人對寶玉「勸戒」的態度是一致的，都是認為寶玉過度耽溺於女孩兒的事物了，只是兩人勸說的角度及方法不同。另一方面，對於黛玉所說的「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脂批認為是：「補前文之未到，伏後文之線脈。」²⁰這裡指的「前文」應是此回前襲人的箴言，襲人在箴言勸寶玉的當下還無法顧及更廣泛的層面，只提到「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²¹要寶玉在賈政及他人面前表現出喜歡讀書的正經模樣，卻一時間沒有注意要提醒「別人」額外可能會帶來的麻煩，未提到賈家下人人多嘴雜的問題，直到第三十四回她稟報王夫人時才說到：「世

¹⁷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08。

¹⁸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82。

¹⁹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82。

²⁰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82。

²¹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06。

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²²正好能與十九回中黛玉的勸語遙相呼應。而「後文」應是指第三十二回金釧兒跳井、寶玉受賈政家法的事件，正是因為有心人將寶玉與金釧兒的事情加油添醋添告訴了賈政，賈政才會氣得下狠心懲罰寶玉。可見黛玉、襲人都早早對寶玉與女孩兒太過靠近、因而習慣成自然的小細節，以及這些行為會產生的問題有先見之明了，只有寶玉本人還一派天真、不以為意。

此外，在距離第十九回時間不遠的第二十一回中，亦有此處寶玉「愛紅毛病」的餘緒。在此回中，湘雲到賈家作客，與黛玉同住瀟湘館。早晨寶玉到房中喚兩人起床，在湘雲及黛玉起床梳洗、化妝時，寶玉就在一旁看著：

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俱是妝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因又怕史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著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過！」²³

在寶玉拈了胭脂要吃這句，脂批在此注：「是襲人勸後餘文。」²⁴且連湘雲都大罵他這樣吃胭脂的毛病兒，又再次應證這已是寶玉長久以來的習慣，這個習慣令小時候曾有段時間長居賈府的湘雲深有印象，直到長大後她偶來作客卻發現這個習慣依舊未改，顯見她應該也曾在這長時間的相處中反覆勸過他。而正巧在湘雲大罵時進房的襲人，看到現場光景後，便知道應該是寶玉的老毛病又犯，才在緊接著與寶釵的對話中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²⁵但即使襲人這樣感嘆憤怒，也依舊沒有放棄勸戒寶玉要警惕，只是在第二十一回中不再用言語、而是轉用與寶玉嘔氣的行動來表達自己的不滿，這亦是此前「花解語」的餘緒。但無論是襲人苦苦抓緊各種機會嚴正規勸的方式、黛玉靈活變通的勸諫方式，還是湘雲直接動手阻止並大罵的方式，對寶玉來說一律都是「總未聽見這些話」，總是習慣聽過就算了，仍

²²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23。

²³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6。

²⁴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410。

²⁵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27。

無改喜歡關懷女孩事之行為，無怪乎脂批會直接點出：「可知昨夜『情切切』之語，亦屬行雲流水。」²⁶

這些隨時隨地在寶玉身邊反覆出現的規勸話語，雖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但對寶玉來說卻都是能隨口答應過去且聽過就忘的句子。可見寶玉「愛紅的毛病兒」雖是襲人藉著此次機會教育所提出的缺點，但寶玉「愛紅」帶來的麻煩也的確並不僅僅只有在第十九回中展現，而是在整部書中被時時提起的。甚至，寶玉「愛紅的毛病」也可往前與第二回中冷子興針對賈寶玉對「女兒」言論的評價，以及第三回黛玉母親賈敏一句簡單的「最喜在內幃廝混」等等的評價遙相對應。由上述的例子可知，若以整本《紅樓夢》為範圍來看，這些與「愛紅」有關的毛病應可視為寶玉在整部書中的通病，只是若是要以整本書為範圍，「愛紅」所表示的意義應不僅只是第十九回中「對女性與女性相關的事過分關注」的意思，必然還需要從其他角度來深究。

三、「愛紅」指涉的延伸探義

(一)「愛」：源自「意淫」的情意執著

若要在整本《紅樓夢》的範圍中探討寶玉的「愛紅」性格，可先將「愛紅」二字可分為「愛」與「紅」兩個部分。寶玉的「愛」是一種喜好，亦是一種痴情與鍾情，這可對照在第五回中警幻所說的寶玉「意淫」特質來理解，意淫的特質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²⁷，是生於公侯富貴之家的正邪兩賦者才能成就的「情痴情種」²⁸的天生特質。而回歸文字本來的訓詁意義來看，「意」者，情意也，「淫」者，過多之義，「意淫」即意味著過多的情意。²⁹寶玉是閨閣良友，他對女兒總有特別到過多的情意與關注，這種情意與關注已是一種無法自拔的執著，是自寶玉年幼抓周抓取脂粉釵環時即開始的貫徹其一生的追逐。

而許葉芬認為：「寶玉以少男而居眾女之中，粥粥群雌，易相為悅，設非有人朝夕其側，善窺意向，巧事鍼貶，其放縱將不可聞。」³⁰可見寶玉其實是有機會受到身邊聰慧女子們的勸諫與約束的，但是即使這些女子再聰明，也僅只能做

²⁶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83。

²⁷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4。

²⁸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1。

²⁹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頁 84。

³⁰ 清·許葉芬：《紅樓夢辨》，收入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9 月），頁 230。

到「約束」，更多的「規引入正」已無能為力，寶玉在本能上始終無法控制自己過多的情意、也聽不進女孩兒們的箴言。這正好能呼應本文在上部份討論到的包含襲人、黛玉、湘雲等人對寶玉的勸諫，雖然這些不斷出現的勸諫方向與儒家正道不謀而合，但對於寶玉而言這些卻都只是「行雲流水」。這都可歸因於寶玉「對女性有過多情意」的特質，可見若以整本《紅樓夢》為範圍考量的話，將「愛紅」的「愛」與寶玉「意淫」的特質連結是合理的。

要特別注意的是，寶玉的這種「愛」是一種很深的執念與耽溺，但這種耽溺痴愛與耽溺情欲有本質上的差異，即警幻仙姑於第五回提到的「意淫」與「皮膚淫濫」的差別。³¹脂硯齋在第六十三回回末總評中，比較賈蓉與寶玉兩人的差別時認為：「二人之形景天淵而終歸於邪，其濫一也，所謂五十步之間耳。」³²然而，身為讀者雖可稍稍站在故事之外的旁觀角度去理解寶玉「意淫」與「皮膚濫淫」的差異，但事實上此二者在現實中的表現是曖昧難判的，大眾能看出寶玉與賈蓉的行為相似，皆是愛好親近女子，卻分辨不出兩者的動機有何不同，不知「過多的情意」與「情色」行為的不同，譬如在第二回中冷子興對寶玉「將來色鬼無疑了！」的評價就是最好的例子。這種使他人混淆其行為真正動機的狀況，其實也正是寶玉「毛病」的具體展現，明明天分本質中只是「痴情」，卻又在各式日常行為處表現出「毛病」，這種矛盾的混亂介於正邪之間，是一種極為諷刺的「病態人格」展現。³³這提示了讀者在嘗試理解寶玉愛紅的「愛」時，不能忘記這是寶玉正邪兩賦特質所造就的「乖僻邪謬不近人情」³⁴之處，而他所耽溺的「愛」與「情欲」無關，都是寶玉對女子「過多的情意」所造成的誤會，而這樣的誤會也正是他之所以被認為有「毛病」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紅」：承繼文學傳統的紅樓傾慕

除了探究寶玉「愛紅」性格中關於「愛」的部份外，也應把關注點拉回《紅樓夢》的書名，書名是全書中最初、也是最明顯出現的「紅」的地方，而關於書名中「紅樓」的討論，也應納入文學上的意義來思考探究。為何會是「紅樓」夢呢？「紅樓」一詞很容易可以聯想到寶玉最關注的「紅」——也就是美麗的女兒們，以及眾女兒與寶玉一同生活的「樓」——大觀園。而若是推究「紅樓」一詞

³¹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3-94。

³²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669。

³³ 歐麗娟認為《紅樓夢》中的「正邪兩賦」觀可追溯至中醫學說，合乎中醫「正邪二氣遇合交爭以致病」的思路，吸收了其中「病氣」概念，造就了賈寶玉的「病態人格」。詳見歐麗娟：〈《紅樓夢》「正邪兩賦」說的歷史淵源與思想內涵——以氣論為中心的先天稟賦觀〉，《新亞學報》第 34 卷，2017 年 8 月，頁 1-56。

³⁴ 清·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1。

的源頭，或可追溯到唐詩中對「紅樓」一詞的使用及其意義，從文學傳統的角度切入探討。

周策縱曾針對《紅樓夢》的「紅樓」二字做了以下的考證，並認為此「紅樓」應包含了「物質享受（富）」、「政治權勢（貴）」及「男女關係（溫柔、風流）」三個意義：

依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寺塔記上〉所載，「紅樓」原是指長安長樂坊安國寺唐睿宗在藩邸時的舞榭，沈佺期〈紅樓夢應制〉詩也說那是「寺逼宸居」。李白〈侍從宜春苑〉詩：「紫殿紅樓覺春好」，這當然可說有貴的含義了。其次如白居易〈秦中吟〉：「紅樓富家女」，《故事成語考》婚姻項下也說：「紅樓是富女之居」，這便有富的含義。至如韋莊〈長安春〉詩：「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以及李白〈陌上贈美人〉名詩：「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則應指少女的住處，更含有浪漫風流的意味。³⁵

從唐詩的舉例中即可見《紅樓夢》的「紅樓」一詞自詩歌文學的傳統而來，本身就帶有富、貴及風流三種意義。但是，有的《紅樓夢》讀者卻只取這三者之一的「富」或「風流」，或是兼取「富」與「風流」卻不管其「貴」，如：袁枚《隨園詩話》認為：「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豔……」³⁶即是沒有掌握到小說中的「貴」所導致的誤解。³⁷此外可以注意到的是，寶玉在請求一僧一道帶它進入紅塵時，也是要求要「在富貴場中、溫柔鄉裏受享幾年」，³⁸進入的也是「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³⁹，所以在考量「紅樓」的「紅」時，這三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而其中尤以「貴」的條件最為重要，這是《紅樓夢》所指的「紅樓」與唐詩作品中所指的「紅樓」之間

³⁵ 周策縱：《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2月），頁97-98。

³⁶ 清·袁枚《隨園詩話》，收入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9月），頁12-13。

³⁷ 歐麗娟：《大觀紅樓·綜論卷》，（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12月）頁155-156。

³⁸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2。

³⁹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5。

最重要的差異。而歐麗娟更是認為，《紅樓夢》中所呈現的青春少女之美，需透過「富貴」的絨染才能更加華麗動人。⁴⁰

而上述袁枚提到的「女校書」，還有如清代李天馥的詞作〈憶王孫·妒春良夜愛春朝〉：「花外紅樓卷絳綃，極目香塵舊板橋。」⁴¹中的「紅樓」，都是以「紅樓」代指「青樓」，且其中所提到的女子多半帶有的「女妓」意味，但這明顯不是《紅樓夢》中取用「紅樓」的文學用意。自明末以來有諸多色藝雙全的名妓如董小宛、柳如是等人，皆以才名受到文人追捧稱讚，她們或許能在當時的文人口中得到「才女」的美稱，是袁枚等人口中的「尤豔」者，但皆談不上是《紅樓夢》中認可的女孩兒。曼素恩在研究盛清時代婦女時就發現：「盛清時代的閨秀——也就是『閨閣中被調教成熟』的婦女——自覺地將自己與名妓的學識區分開來。……只有閨秀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才女。」⁴²這與《紅樓夢》第五十四回中「史太君破陳腐舊套」⁴³的情節及其中的討論亦可相互應證，《紅樓夢》的立場是反對才子佳人小說那樣的情節的，「紅樓」絕不可能是「青樓」、「女妓」的意思。也就是說，在《紅樓夢》借鑒為故事背景的盛清時代，只有生在「貴」環境中、且受過良好閨閣教養的女兒才能是「紅樓」中的「紅」，也才是寶玉最為稱讚、嚮往、關注的「紅顏」，才是寶玉「愛紅」的「紅」。

而若是將寶玉對「紅顏」的執著與本文前一部分對「意淫」、「情痴情種」及「正邪兩賦」的討論對照，對於應該如何去理解脂批直接點出的「玉原非大觀者也」，⁴⁴或許就稍能見其端倪。在第五回中，賈家先祖寧榮二公之靈正是擔心寶玉「恐無人規引入正」，⁴⁵才特意請託警幻仙姑幫忙引導，而警幻仙姑也盡責地透過金陵十二金釵冊、《紅樓夢曲》及許配可卿以令其體驗雲雨之事等一層又一層的指引來幫助寶玉。甚至到最後，警幻仙姑還特意點明提醒：「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並提醒寶玉要「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⁴⁶可即使警幻最後已用盡最令世人耽溺之事給寶玉作為警惕，卻依舊無法真正帶領他「規引入正」，意淫與邪氣終究還是壓倒了他性格中的正氣。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歐麗娟認為邪氣使寶玉「見棄於世道」，而不是使他反對孔孟的經世濟民之道，亦即不是他反對儒家，而是儒家拋

⁴⁰ 歐麗娟：《大觀紅樓·綜論卷》，頁 155。

⁴¹ 清·譚獻輯：《清詞一千首》（杭州：西泠印出版社，2007年6月），頁 14。

⁴² 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2005年11月），頁 255-256。

⁴³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42。

⁴⁴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62。

⁴⁵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9。

⁴⁶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4。

棄他。⁴⁷寶玉雖未成功走上儒家所認可的正途，但他性格底蘊中的「聰俊靈秀之氣」仍屬於正氣的那一部份，始終是與儒家傳承的中華文化傳統精神站在同一方，才是所謂的「正邪兩賦」。寶玉有屬於正氣的天賦，只是他最終選擇了耽溺於「愛紅」，即使所愛的「紅」保有其文學傳統上的正面意義，卻仍然屬於邪氣的展現。

（三） 「紅」：浸染漢、滿文化的兩面追求

寶玉「愛紅」的「紅」，在前文針對第十九回的討論中，皆是以「女性」或是「女性事物的代稱」為焦點來討論，而前一部份對「紅樓」傳統討論的焦點也集中在女性身上。但若要擴大討論「紅」在整部《紅樓夢》中的意義，也許應該先回歸到「紅」本身就是「顏色」的角度來討論。此外，「愛紅」看似是單純指對顏色的喜愛，但實際上對於顏色也需要放到「文化」中做討論，因為對顏色的解讀跟使用也有文化、種族、時代上的差異，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舉的英國人霍克斯翻譯的例子。首先要注意的是，清人丁佩在《繡譜》中即說明紅色是「顏色中之極絢爛者」、「極貴重者」，⁴⁸這應作為《紅樓夢》中的「紅」討論時的基礎概念。

傅憎享在〈紅樓夢色彩初論〉一文中提到，色彩與語言文字同樣是沒有階級性的，但在階級社會裡，統治階級對某種色彩的長期佔有來聖化色彩，使色彩也成了統治工具。⁴⁹自古在中華文化中，「紅」就是個很重要的顏色，甚至很早就轉變成象徵皇權的顏色，例如：《禮記·檀弓》中提到的「周人尚赤」；⁵⁰《穀梁傳·莊公二十三年》中亦有紀載表明顏色是有階級性的：「秋，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垺，大夫倉，士黠。丹楹，非禮也。」；⁵¹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引用皇侃的說法：「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⁵²在《論語》中亦提到「惡紫之奪朱」，⁵³佐證了紅色在中華文化中代表「正色」的地位。這樣的傳統延續到明代朱姓政權也選擇尚紅，⁵⁴此時始建的紫禁城亦以紅色為建築主色調。另一方面，程志永則認為紅色和黃色是封建皇權和封建統治的象徵，瑰麗的色彩會帶給

⁴⁷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頁 86。

⁴⁸ 清·丁佩著、戚家富編著：《繡譜》（新北：黃山國際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頁 93。

⁴⁹ 傅憎享：〈紅樓夢色彩初論〉，《紅樓夢學刊》（1982 年第 1 期），頁 25。

⁵⁰ 漢·鄭玄著、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頁 208。

⁵¹ 清·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12 月），頁 200。

⁵² 漢·鄭玄著、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頁 1045。

⁵³ 王雲五主編：《論語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11 月），頁 325。

⁵⁴ 《明史》中有記載洪武三年決定明代服色的考量：「三年，禮部言：『歷代異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漢赤，唐服飾黃，旂幟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服色所尚，於赤為宜。』從之。」引自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4 月），頁 1634。

人巨大的威嚴感召力，從而更加彰顯皇權，這種象徵表現在建築上更加強化了封建權利以及等級劃分。⁵⁵

到了清代，雖然大部分清宮的規模肇自明代，制度規模改變殊少，但現存所見的各殿宇多數為清代所建，⁵⁶建築的色彩也明顯延續了中華文化以紅色為正色的傳統，可見在清代滿族的文化中對紅色為皇權基礎的傳統有所融合與傳承。而梁啟超更是認為清宮所沿用的黃瓦紅牆碧繪顯示出了「整齊嚴肅，氣象雄偉，為世上任何一組建築所不及」。⁵⁷為何《紅樓夢》中亦需要注意皇宮建築上對於「紅」顏色的文化傳承呢？最明顯的表現是在作者曹雪芹對大觀園中的正樓「大觀樓」的建構，它的名字不但是代表皇權的「大觀」，根據傅憎享的說法，他認為作者將此樓建構成「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檐，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⁵⁸的模樣，除了是以殿堂為範例來建構它的建築形式之外，就連建築顏色都是代表皇權的紅色，⁵⁹可以說大觀園的建築隱隱在與清宮建築及其所代表的融合式文化做呼應。

另一方面，除了建築用色之外，服裝顏色亦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階級象徵。李應強《中國服裝色彩史論》認為，中國的服裝用色法，並非根據色彩學理論，而是根源於兩大原則：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這使得色彩理論便走向了人文性、政治性。⁶⁰在《紅樓夢》中多有關於紅色衣飾的描寫，寶玉尤其常穿紅色系的服裝，這反應的便是滿族的文化傳統。根據王雪嬌⁶¹的研究，滿族的服飾色彩能體現身分、地位，大戶人家的服飾色彩遠比普通百姓來得鮮豔，也更有裝飾性，且滿族的服裝顏色受到宗教影響，尤其是薩滿教的神服，主要有紅、黃、藍、白、黑等色，這也成了滿族主要的服裝顏色。王雪嬌的研究與李應強的考證不謀而合，清代經濟較寬裕的家庭較常穿紅色系統的衣服，平日家常多穿淺淡色，出門會客時則年輕人多穿大紅色，而年長者穿暗紅色。⁶²在《紅樓夢》第三回寶玉與黛玉初次見面時⁶³正好可以印證此說法，當時寶玉正好從廟裡還願回來，身上穿的就是「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回家後換上家常服裝時的款式也是「銀紅撒花

⁵⁵ 程志永：〈中國傳統建築色彩風貌及啟示〉，《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39-43。

⁵⁶ 梁啟超：《中國建築史》（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7 月），頁 183、223。

⁵⁷ 梁啟超：《中國建築史》，頁 225。

⁵⁸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62。

⁵⁹ 傅憎享：〈紅樓夢色彩初論〉，頁 38。

⁶⁰ 李應強：《中國服裝色彩史論》（臺北：南天書局，1993 年 4 月），頁 117。

⁶¹ 王雪嬌：〈滿族服飾刺繡的色彩與圖案研究〉（瀋陽：瀋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頁 9-11。

⁶² 李應強：《中國服裝色彩史論》，頁 106。

⁶³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2。

半舊大襖」。以上對照丁佩說紅色是「極貴重者」⁶⁴的說法，便可知能日常使用、喜愛紅色的寶玉，是受到滿族貴族文化影響的。此外，滿清旗人的穿戴亦有「三十丟紅，四十丟綠……三十歲開外的人就不要穿大紅的了，四十歲開外的人就不要穿大綠的了，要給後輩兒媳婦、姑娘們留份兒。」⁶⁵這樣的說法，也就是說「紅色」除了是象徵身份地位的顏色，同時也是此文化中代表青春年少的顏色，所以寶玉對襲人兩姨妹子的讚美：「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的確是有滿族文化上的基礎的。

綜合以上對漢、滿文化中「紅」意義的討論來看，《紅樓夢》中不但存在繼承了漢族為主的中華文化傳統的元素，也將不少滿族文化的特點融入其中。針對這樣隱藏在《紅樓夢》中的文化特色，白燕認為：

《紅樓夢》是滿漢兩個民族文化交融過程中產生的一部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品。他是兩個民族文化合力作用的結果，既繼承了漢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同時也融入清代北京八旗文化的時代精神，以及古代滿族的文化傳統，體現了滿漢兩個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互滲。」⁶⁶

「紅」在漢族文化中不但是五正色之一，亦是皇權與權勢的象徵，而滿族在文化中也選擇承繼了這種代表最貴重的、代表皇權與權勢的顏色，並被作者很精彩地融合在《紅樓夢》這部作品中。這便說明了同樣有資格以紅色來替貴妃建築省親別墅的賈府，以及常穿紅色且愛紅的寶玉，不但是有權勢的貴族身分，在《紅樓夢》中亦始終是站在與皇權同一立場，且是鞏固皇權的一部分，展現出了「貴」的特質。此外，「紅」本身就是滿族文化中代表身分地位的象徵，是「貴」的顏色，同時亦是代表青春年少的顏色，這也符合寶玉向來過度關注青春年少女兒的喜好，既與女兒有關、又與富貴、皇權有關，這便與前段討論的「紅」是寶玉對女兒的過度關注，以及「紅樓」在文學傳統中兼具「富」、「貴」、「風流」的意義呼應。因此，從滿族文化及漢族文化融合交錯的背景切入的話，可以發現寶玉喜好的「紅」是有兩面性的，而這兩面性又恰好表現出寶玉「正邪兩賦」性格中雜

⁶⁴ 清·丁佩著、戚家富編著：《繡譜》，頁 93。

⁶⁵ 金易、沈義羚：《我在慈禧身邊的日子》（臺北：長樂文化／智庫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 月），頁 192。

⁶⁶ 白燕：《滿漢文化交流視野下的《紅樓夢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年 4 月），頁 2。

揉「正」（依循正統）與「邪」（意淫耽溺）兼具的模樣，可見寶玉「愛紅」具有設計上的巧思。

（四）由「紅」走向「紅塵」：紅塵意義的歸結與放手

「紅」除了可以在文化與文學傳統中討論外，或許亦可將宗教的角度納入討論，《紅樓夢》中的一僧一道在故事之始即是重要的角色，因此或可嘗試與宗教中的「紅塵」概念作連結討論。然而，若是探究寶玉所嚮往的「紅」的意義，似又非一般宗教意義上的「紅塵」。在《紅樓夢》開篇第一回，便已提到過寶玉原身的那塊頑石，在偶然聽見一僧一道談天的內容時，對他們最剛開始所談論的神仙玄幻故事並不感興趣，卻是那些「紅塵中的榮華富貴」讓頑石興致高昂地開口詢問：

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⁶⁷

對於石頭的請求，一僧一道雖然應允，但也提醒了他身在紅塵中需特別注意之處，脂硯齋認為這些提醒「乃一部之總綱」⁶⁸：

「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⁶⁹

由一僧一道的提醒可知，此處石頭所關注的「紅塵中榮華富貴」與他們所謂的「紅塵」概念並不一樣。一僧一道所關注的是對於世間一切的總括，既包含榮華享受、也包含幻滅枯寂，是在宗教意義上最終歸空的「紅塵」，然而石頭在意、嚮往的則專指「世間中的榮華富貴」。顯然這一僧一道也發現了石頭的痴迷，所以攜他進入的也是他所嚮往的「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

⁶⁷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2。

⁶⁸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6。

⁶⁹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6。

柔富貴鄉」，⁷⁰將之化形而成的寶玉亦是貼合世俗價值的、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的美玉，就連幻化而成的通靈寶玉，也有學者考證應是紅色的玉石。⁷¹這與寶玉在第七十一回中對探春所說：「事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榮才是。」⁷²乃是一脈相承，無論是身為畸零玉石的頑石，還是下凡受享的寶玉，耽溺的其實都是「紅塵中的榮華富貴」。

另一方面，關於「紅塵中的榮華富貴」，其實作者在《紅樓夢》故事情節中也曾多次以具體的紅色物品作為暗示，最明顯的就是其中「大紅色」的衣物，例如：寶玉在第二十八回中，與琪官交換的便是「大紅汗巾子」；除寶玉之外，最常穿大紅的人是王熙鳳，她是在賈府的榮華富貴中最高為長袖善舞的人物。而在眾多大紅色的衣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應為「大紅猩猩毡」的材質，文中除了賈母有資格使用這種特殊的材質外，只有寶玉是最常穿戴者，例如：第八回中的「大紅猩猩毡斗笠」、第五十回中的「大紅猩猩毡」斗篷、第五十二回中的「大紅猩猩毡盤金彩繡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等。而除了賈母與寶玉之外，也唯有在寶玉在意的「女兒」身上才得以見到此種材質的衣物，如：第三十一回中，林黛玉指出史湘雲曾拿了賈母新做的「大紅猩猩毡斗篷」來穿；第四十九回中，史湘雲頭上則是戴著「挖雲鵝黃片金裡子大紅猩猩毡昭君套」；此外，在第四十九回中，眾姊妹所穿的也都是「大紅猩猩毡與羽毛緞斗篷」。也就是說，唯有寶玉最在意的、樂於接觸的、生於榮華富貴中的女兒們，能安富尊榮地與他共享他所耽溺的事物與顏色，這便再度從側面帶出了寶玉耽溺的並非是「紅塵」，而是「紅塵中的榮華富貴」。若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或許也就是為何在《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中，寶玉與賈政拜別時，身上是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毡的篷」，這並不只是一件簡單的紅色衣物，而是他在紅塵中最耽溺的人、事、物的縮影。

再回到對《紅樓夢》開篇頑石的討論，可見寶玉的「正邪兩賦」、「情痴情種」的特質自他身為石頭開始，便已存在其天性之中，才會對「紅塵中的榮華富貴」有如此高昂的興趣，就連身為赤瑕宮神瑛侍者時，也是如脂批所注：「『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極。」⁷³而到了紅塵富貴溫柔鄉之中的賈寶玉，更是一步一步將這些病態人格特質展現極致。若從環境對人的影響來思考，富貴溫柔鄉的環境雖然成就了寶玉的「情痴情種」特質，但也同時增強了他「正邪兩賦」中「邪氣」的一部分，導致他最終無法依循眾女子不同形式的

⁷⁰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

⁷¹ 傅憎享：〈紅樓夢色彩初論〉，頁 26。

⁷²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14-1115。

⁷³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18。

「規引入正」，也無法完成先祖與父親所寄予厚望的依循儒家傳統及中華文化正統，入朝走上為臣為官、傳承家業的路，最終才會導致「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⁷⁴的結局。因此，寶玉在故事之初所關注的「紅」雖是指其所耽溺鍾愛的「紅塵中的榮華富貴」，與開頭一僧一道所謂「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的「紅塵」不盡相同，但最終仍是要歸於後者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寶玉「意淫」性格中那份超載而致無法承受的「過多的情意」、「過份的執著」，最後必定需要透過步上佛道的宗教之路才能走向解脫。正如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一書中說到的：

《紅樓夢》之所以選擇佛道宗教作為解脫之路，賈寶玉之所以最終出家離世，這既是生命循環之天道劫運的必然歸宿，同時也是作者無可奈何的痛苦選擇。所以作者一方面具體展示了賈寶玉一步步從走出紅塵人生之迷途而歸於生命本真的具體歷程，另一方面則又深切地抒發了對於紅塵人生的無限留戀與對於生命毀滅的悲慟之情，由此便造成了否定與哀輓的兩相悖裂，然後必然歸結於如夢如煙的虛幻慰藉之中。⁷⁵

因為寶玉執著所愛、所關心的「紅」都不是真正的「大觀」的一部份，只是褊狹的「紅塵中的榮華富貴」，所以也必走向寂滅。最最迷戀執著的事物，最後也必以失去告終，才能完滿《紅樓夢》中寶玉由原本執著於褊狹的「紅塵中的榮華富貴」走向撒手放下，去包容一僧一道口中廣闊「紅塵」的結局。正如警幻仙姑在太虛幻境為寶玉展演的《紅樓夢曲》收尾：「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⁷⁶

四、 結論

正如傅憎享對於霍克斯將「怡紅院」譯為「快綠院」的想法：

在後世的西方（如英國）卻賦紅色以恐怖的感情，這似乎把紅色與寫

⁷⁴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3。

⁷⁵ 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頁379。

⁷⁶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93。

相關聯繫而然。所以霍克斯的英譯本極力迴避紅字，不取《紅樓夢》書名，而取《石頭記》，「怡紅院」改譯「綠院」雖有「快綠」可據，但已減卻「怡紅」顏色之半，而把「怡紅公子」譯為「綠色的公子」則迷失了他「愛紅」的本色。這不是指摘譯者，而在說明：由於民族的、社會的、歷史的諸種觀念積習的「濾色鏡」，會使某些色彩因隔膜而失色。⁷⁷

「紅」在複雜的傳統中華文化中是無法被取代的顏色，在融合了傳統中華文化與清代滿族文化的《紅樓夢》中更是無法被取代，也無怪乎「紅」會被學者周汝昌稱之為紅樓夢文化三綱之一。

在第十九回中，寶玉「愛紅的毛病兒」第一次從襲人口中點出，由襲人的兩姨妹子而來，最終將範圍聚焦在女孩兒身上。但寶玉「愛紅」不只是受到其「正邪兩賦」性格中「意淫」特質的「邪氣」影響，使他耽溺於紅塵中的榮華富貴，著迷於貴族中的紅顏女兒、閨閣才女，同時也有受到所處文化中代表「貴」的貴族文化、儒家文化及皇權文化的「正氣」影響，雖然最終還是偏離其道而沒有成功「規引入正」，但卻並非站在此正道的對立面。寶玉「愛紅的毛病兒」，看似只是第十九回的一段小插曲，是襲人機會教育中的順口之語，但也是全書「作者藉此正為貶玉原非大觀者也」⁷⁸的重要拼圖之一，這或許就是作者特意將「愛紅的毛病兒」從寶玉「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之中特意明確提出的意義所在。

⁷⁷ 傅憎享：〈紅樓夢色彩初論〉，頁 24。

⁷⁸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62。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雲五主編：《論語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1月。
- 清·丁佩著，戚家富編著：《繡譜》，新北：黃山國際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12月。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
-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4月。
- 清·鍾文丞：《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2月。
- 清·譚獻輯：《清詞一千首》，杭州：西泠印出版社，2007年6月。
- 漢·鄭玄著，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
- Cao Xueqin,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A Chinese Novel in Five Volumes, Vol. 1 : The Golden Days*. London : Penguin Books, 1973.

（二）近人論著

- 一 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9月。
- 王雪嬌：〈滿族服飾刺繡的色彩與圖案研究〉，瀋陽：瀋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 白燕：《滿漢文化交流視野下的《紅樓夢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4月。
- 李應強：《中國服裝色彩史論》，臺北：南天書局，1993年4月。
- 周汝昌：《紅樓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9月。
- 周策縱：《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2月。
- 金易、沈義羚：《我在慈禧身邊的日子》，臺北：長樂文化／智庫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月。
- 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2005年11月。
- 梁啟超：《中國建築史》，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7月。
- 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
-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10月。

- 傅憎享：〈紅樓夢色彩初論〉，《紅樓夢學刊》，1982 年第 1 期，頁 23-43。
- 程志永：〈中國傳統建築色彩風貌及啟示〉，《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39-43。
- 歐麗娟：〈《紅樓夢》「正邪兩賦」說的歷史淵源與思想內涵——以氣論為中心的先天稟賦觀〉，《新亞學報》第 34 卷，2017 年 8 月，頁 1-56。
- 歐麗娟：《大觀紅樓·綜論卷》，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年 12 月。
-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0 月。